

日本現行的制度是進行戰爭
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权的制度

目次

I

日本現代的制度是進行戰爭，

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一

II

日本工人統一起來去作

反戰反法西斯蒂的鬥爭……………二九

同志們！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上說發生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預言在最近四年來的遠東事變中就完全證實了。

大家知道的，日本帝國主義早已醉心于爲爭霸亞洲而實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底計劃。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已在著名的田中首相奏摺上完全公開地，無恥地敘述出來。在這個奏摺上直接說：『爲要佔領中國，必先佔領滿蒙，爲要霸佔全世界，必先霸佔全中國……』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行『鐵血』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這種『鐵血』政策，在一九三六年就開始大規模地實現起來。日本當時利用了世界經濟危機所形成的環境，利用了各帝國主義間矛盾底加緊，利用了美國經濟勢力的衰落。日本帝國主義者把牠的大炮，首先朝着已被帝國主義者蹂躪了的中國開火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佔領了中國最富庶區域之一的東三省。日本軍閥爲要執行統治全中國的計劃，又在一二八向上海進攻，因中國人民英勇的反抗才迫不得已從上海退出。日本軍隊在上海失敗之後還更其存心無厭，陸續佔領華北各省，由熱河而察哈爾而內蒙，而現在我們又眼見日本軍隊佔領了平津一帶，進圖奪取華北直到黃河老濟爲止的半壁河山。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日本所佔領的中國地域都是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的省份。這一點就已顯然指明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就是準備反蘇戰爭。佔領中國領土不外是遵照着造成反蘇戰爭根據地的任務。

從日本帝國主義擴張軍備的性質和速度上看來也就充分明顯地指明這一點。今年日本軍費預算增加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今年軍費預算竟增加到十萬萬元，差不多佔國庫收入（借款除外）的全部，準備軍事的中心地就是滿洲，在那裏建築軍用鐵道，建設飛機場和軍事後方根據地等。日本皇軍亦日益大批地從日本調到滿洲來了。

日本帝國主義到如今還沒有把反蘇戰爭的計劃實現出來。西方各帝國主義矛盾的加緊，尤其是滿洲遊擊運動的發展，相當地阻礙着日本帝國主義實現這一個計劃。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計劃之所以不能實現，主要的却還是一方面因為日本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性的發展以及由此而發生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自己後方的驚懼，另一方面因為蘇聯紅軍實力底增大及蘇聯底和平政策的勝利。

日本軍閥竭力企求將我們日本工農變為反蘇戰爭的工具，要我們工農為他們的反革命搶掠目的去犧牲，若是到如今還沒有如此的話，那末，我們日本工農就要感謝蘇聯，感謝蘇聯在斯大林

同志——全世界勞動者的偉大的朋友——指導之下所進行的堅決一貫的和平政策。

但是日本人民的統治階級絲毫也沒有放棄自己反革命的反蘇戰爭的計劃，關於這一點，我們日本共產黨人並沒有片刻忘記的。具有充分實力的蘇聯為保持遠東的和平起見，出賣了中東路，作了不少的讓步。這顯然是阻礙了日本國內備戰的宣傳。但是日本軍閥完完全全保持着自己原來的立場。當林蔭相曾明確聲稱『中東路的出賣並未改變遠東的情勢』時，就證明這一點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黨中央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告日本勞動羣衆書中，就警告了日本勞動羣衆，該宣言中說：

『日本帝國主義為要在不久的將來易于進攻蘇聯起見，就想從北全部把中國軍隊肅清並利用這塊地面作為反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對蘇聯，反對中國蘇區的根據地。日本強盜軍閥的戰略計劃就是如此。

不可以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出賣中東路的談判成功以後，就願意同蘇聯保持和平的關係。無疑義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又會開始使用各種新的挑戰手段的。』

日本共產黨中央在宣言的結尾曾號召說：

『你們起來擁護蘇聯——全世界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祖國吧！』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你們起來擁護中國蘇維埃並與中國工農弟兄們共同奮鬥吧！

打倒資產階級及地主的天皇政府打倒強迫羣衆參加戰爭，迫使羣衆陷于飢餓的天皇政府！

我們黨在全國不斷地進行着革命的煽動工作去反對掠奪中國土地的戰爭，用兄弟的熱誠去援助被日本帝國主義割裂併吞的中國底人民。我們黨經常不斷地在羣衆面前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強盜準備進攻蘇聯——國際無產階級的堡壘——的行動。但是只有這一點還不夠的。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發動羣衆的反戰運動。目前主要的，是發動羣衆去擁護反戰的要求，那怕是部分的要求——如反對軍費負擔，同中國人民團結等的要求。組織羣衆反戰鬥爭的道路——這就是爲統一工人階級行動的鬥爭。

在日本特別顯明表現其對內的反動政策與對外的強盜政策，具有密切的聯系。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成爲亞洲各弱小民族的殘酷的奴隸主，所以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動者，所以成爲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的主要組織者，正因爲日本國內，有最反動的制度統治着，正因爲日本勞動羣衆，受軍閥警察的羈絆。法西斯蒂軍閥，隨着對外的強盜政策的發展，而日益發展其在國內的作用，這些法西斯蒂軍閥，是日本軍閥警察的獨裁者，財政資本與寄生地主的極端恐怖主義的與極端帝國主義。

的反動的一派。

戰爭就是這一派軍閥最高的理想。他們的全部宣傳都充滿着這種精神。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陸軍部所公佈的——官場正式的綱領文件——標題爲國防本義及其強化之提倡一本小冊子上，就公開宣稱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是『國家生命的活力和動力』且宣稱無限度的擴張軍備是『天下不易之理』。這個小冊子引起了紛紛議論，因此，就將這小冊子提交政府討論，政府討論的結果不僅不聲明這小冊子與政府無關，反而獎許這小冊子的內容。在日本國會中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會議討論這本小冊子時，實際上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於是，這小冊子就是正式代表日本軍閥領袖，政府，國會關於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基本問題——戰爭問題——的觀點。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必須引起全世界勞動者，尤其是日本勞動者底注意。

用作爲日本帝國主義政策底基礎而包含在這本小冊子中的基本原則，就是否認各民族有和平同居的可能。這本小冊子提出了一個與這種各民族和平同居相反的原則，這就是『世界各國家生存競爭』的原則。

在這小冊子中日本政府實際上就是向全世界，首先是向蘇聯提出哀的美頓書；或者是你們俯首服從我的意志，我的鐵拳，或者是爲此而不得不訴諸武力與你們作戰。在這小冊子上說，武力就

是「除惡扶正的寶劍。」

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道德和正義是怎樣的呢？日本帝國主義想到新市場想佔領蘇聯地域，想稱霸太平洋，這已在陸軍省這個文件中完全明顯地說出來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這小冊子中嘲笑著「理想主義的國際合作」在這上面就表現出他們的道德了。

其次，他們的道德還在於：必須到處降低工人底物質生活水平。在這小冊子中說：

「我國因有較低的生活水平，所以有大的可能性（——岡野）如老大的英國和荷蘭却是與此相反，那裏處在很不利的條件之下。這些國家爲着自己少數人的統治民族底利潤起見，逼着殖民地有色人種按高價去購買商品，這顯然是違反道德。我日本帝國底立場則不然，我日本帝國底立場是與全球民衆底利益完全符合。就是以道德觀點看來，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日本的。」

照理說來，當日本的競爭者用比較高價出買商品時——這是有利於日本的國外貿易，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却稱之爲「非法的競爭」，認爲這是進行戰爭底一個充分的理由。日本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道德問題在自己宣言底結尾上用一種哀的美頓書的口氣說着：

「若是列強還硬要繼續非法的競爭，那末，日本帝國將看情形如何而不得不以武力爲除

惡扶正的手段。」

這些人既以日本人民低下的物質生活水平看作日本發展底大可能，他們竟還胆敢代表日本人民說話！

日本帝國主義摧毀關北，用飛機轟炸中國村落，殘殺婦孺，這真是日本人民之差。日本駐滿某師團參謀長鹿島上校在報告中說：「在佳木斯區（離伊蘭一百零八公里）大多數村落都焚毀了，田野裏不見有農人種作。總之，本區治安業已恢復。」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所給予亞洲人民的「和平與秩序」就是如此。

日本政府也把相同的「治安與秩序」給予日本人民。內田作外相時曾正式向國會聲言，爲要達到對外政策的目的起見，日本政府並不怕實行「焦土」的政策，即是不惜把日本變爲荒土的政策。荒木將軍也發揮了同樣的意見，他說爲要實現自己帝國主義的計劃「雖有祖國完全破產的威脅，日本全國必須決然奮起。」你們看，雖有日本完全破產的危險也不顧！

這個「焦土」政策在政府底全部對內政策上已有了表現。這首先就表現在日本統治階級的財政政策方面。日本國家預算的一半以上都充作軍費。日本國家預算中軍費的比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大些。雖然國家預算的虧空在許多年來都有佔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之數，

但是軍費比重依然日益增大。這種情形的結果，國家負債按年大增，計已達一百萬萬元了。日本政府不得不陸續發行國債。甚至于儲蓄銀行的存款都被政府提作軍費。

日本現時的經濟政策完全以備戰的目標為準則。真的，工業是迅速增長了，但是這只限于軍事工業和爲了傾銷國外而生產的工業而已。

這是什麼意義？軍事工業增長了，則所增長的生產，並不是生產資料或消費資料，而是殺人的資料。製造出口品的工業部門增長了，則所增長的工業是專靠吸吮日本勞動人民底脂膏而去在國外傾銷的工業。

帝國主義的日本把自己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市場，而用傾銷的價格出賣。結果，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首先是英日矛盾愈益加緊。在近來幾年許多國家都採用了各種抵制日貨的辦法。於是日本年年加強起來的傾銷政策，結果使得爭奪世界市場的經濟戰爭愈益加大。

因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而引起的工業的增長是靠搶掠廣大民衆而來的，這會使日本走近到財政破產，走近到經濟震動，這會使日本國內外矛盾的加緊，會引起新戰爭，會走近到國內階級的決鬥。

因加緊備戰與通貨膨脹所引起的行市，完全是靠剝削勞動者造成的。這使得日本工人階級

處于極端貧困的狀況。工業的發展是與最近幾年來實際工資的低落相平行的。大工業中的平均工資在一九三四年只等于危機最劇烈的年份，一九三一年的工資水平百分之七十五而在製造出口品部門中：織造工業中只有百分之六十八，紡紗工業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二。日本約有三分之二的大工業工人每日得工資一元（每元等于三毛美金），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每日可得二元多一點的工資。這些統計還沒有把做零工的和臨時工人的二百五十萬人計算在內，這些工人的工資是還要低下得多。

日本工人的生產率也如歐洲工人一樣高，而所得工資是如殖民地工人一樣低。日本經濟年鑑把日本工人工資同其他國家工人工資做了一個比較表如下：

產業工人（男工）

美國——	每小時	一元九毛三分
英國——	每小時	一元四毛九分
法國——	每小時	一元二毛九分
日本——	每小時	二毛二分五厘

紡織女工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

美國——每小時 八毛四分

英國——每小時 四毛四分

法國——每小時 四毛九分

日本——每小時 七分

這樣看來，日本產業工人比美國工人的工資少七倍，而日本紡織女工工資竟要少十一倍！

近來幾年，日本資本家還發明了一種更壞的剝削制度——臨時僱傭制。按這個制度，熟練工人若是算作臨時工人時，所得工資照非熟練工人一樣。臨時工人大多數都經過工頭介紹人而找到工作，可是這些工人的微薄工資又被工頭介紹人攫取了一半。甚至為長期工人所有的那種微薄的權利，臨時工人都不能享受，他們工作時間也長些，而且他們的工作也是無保障的。

生產的增長，並不是由於在業工人數量的增加，而只是增大了他們勞動的強度，加長了他們的工作時間，直到了異常高的限度。紡織工業中每個女工照顧的錠子數量目前比一九二九年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

工人階級愈益貧困化，資本家的利潤，特別是軍事工業家以及速迅出口貨企業家的利潤，却由此而增大。在最近幾年來，軍事工業家底利潤增加了二倍，而如三井那樣資本大頭在一九三四

年就得到一萬萬六千萬元的利潤。甚至按一切工業部門的平均數字，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正式統計的資本金利潤，也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而在這時期內的名義工資却降低了百分之十。工人生活和資本金利潤的水平日益合乎『天皇道德』底理想了。

我國農民的三分之二是無土地（估農戶總數百分之二十七）和缺少土地（估農戶總數百分之四十二）的，因為大半土地（百分之五十五的稻田，百分之四十八的旱地，差不多百分之百的森林和其他土地）都是屬於地主和皇族。差不多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是出租給農民耕種的。日本地主每年從農民租戶身上收租，這種租穀要佔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帝國主義的日本國內地主剝削農民也如在殖民地的中國一樣。日本目前土地制度危機底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日本農民爲要養活附在自己身上的寄生蟲，養活坐在自己頭上的壓迫者，就須將農業收入的全部，將自己勞動結果的全部，都交給他們。而且有時農民還甚至把農業以外的收入也交給他們。就是按帝國農業會社的統計材料，日本農民經濟是虧本的。

實際上，農民租戶須將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及百分之五十以上不得不交給地主；又將收成總值底百分之二十購買肥料，因為沒有肥料，田地是不會長成五穀的。

因此難怪農民的債務不斷增大起來。一九〇五年農民共欠債七萬萬四千六百萬元，一九二九年四十五萬萬九千萬元，而在一九三四年竟已有七十萬萬元（一九三五年三月份中央公論）。這樣一來，在危機時期中農民的債務每年就增加五萬萬元。

貧農欠高利貸者的債，須出利息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甚至銀行也要從農民身上收取平均百分之十的利息。這樣看來，日本農民並不是爲自己作工，而是爲寄生蟲地主，爲肥料工廠主，爲高利貸者，爲壓迫他們的警察，爲戰爭而作工的。

地主日益將佃戶的田地收回。在日本有百分之六十的農民與地主的衝突都是從這個原因引起的。

日本農民的女孩有五十萬以上出賣給工廠主，有成千成萬的出賣給妓院，只要拿這個大家知道的事實，就很足以形容出我國農民一般貧困與飢餓狀況了。

在日本封建殘餘勢力最大的各省份裏，如東北省、沖繩等地的飢荒已有三年了。

要知道東北省的飢荒有臨到日本全國農民的危險，因爲日本全國也像東北省一樣，都有半封建剝削制影響，不過要比東北省來得慢些罷了。

許多省份都遭遇飢荒，但是國家倉庫却充滿了糧食（有一千五百萬担，即是足以供全國三個

月之用的糧食，以備戰事的需用。

救濟鄉村的呼聲，一時甚囂塵土，召集了國會的非常會議，結果甚至如反動的政友會所要求的一萬萬八千萬元賑款都不能如數發給，却只撥出一千五百萬元，但是按財政部長的聲明，就是這一點數目也『不一定在本年用完，這筆款只是在極端需要時才拿來使用。』按日本政府的意見，農民還未到極端需要的時候。在日本地主和資本家看來，備戰要比救濟飢民重要得多。

飢民去做「公共事業」（大多數是軍事性質的）的工作，有些地方每天只得一毛錢。如若他們能夠多得到一點的地方，那末他們的工資首先就要扣一部份以抵償國稅和地方稅的欠額。

必須使日本全體勞動者，日本民族一切誠實子弟都明白：剝削日本工農的這種殖民地式的剝削制，只是因為日本絕大多數人民毫無法律保障之故，才能存在。這種殃民制度是軍警的官僚獨斷獨裁的必然結果。這種官僚是絕對只保護財政資本大頭，寄生蟲地主階級的少數人利益的。

警察的凶橫暴虐帶有公開的，愈益野蠻的性質。不僅是在偏僻的省份，就是在東京、大阪等首城裏警察往往都公開在馬路上大衆之前毆打無辜的工人，以至于成爲殘廢。請看看資產階級報紙朝日如何敘述了這種情形：

「約在午時，扇橋各區的警察分署開始逮捕罷工者——東京印刷所工人一大羣的人在

那裏擁聚着。到一點四十分鐘，剛剛有六十名警察到了西島町罷工者總辦事處第一百三十六號門牌時，當時屋中有一百三十人在那裏，警察們就一衝而進，警察們用腳踢拳打罷工者，把他們拖到街上裝在載貨汽車裏。三個罷工女工被橫拖直拉得衣破肉露。甚至六十多歲老人也被警察們用腳亂踢得鮮血淋淋拋到汽車上帶到局裏去。好像有幾人是打傷了的。罷工總辦事處的景象直是不堪目睹。『（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的朝日報）』

在東京，警察不只虐殺共產黨人，且還殘殺非黨的職工會積極份子（譯淵喬太郎）在警察分署既不經法官的檢查，又不審判就被殺死。不只共產黨員被處死刑，就是同情于共產黨的也是一樣。警察有權逮捕、毆打、拷掠任何那個工人與農民，不受任何限制。

在日本這個進行戰爭，製造飢荒，蹂躪人權的制度，不只是靠警察底暴力維持住，而且還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來維持住。日本統治階級比德國民族社會黨很久以前，早已蹂躪日本工農的人格和最低限度的人權，而且喊着宣傳着日本人是上等人種來掩蔽這種暴虐。『日本在亞洲的天賦使命』的宣傳——這是壓迫和侮辱日本勞動者人格底一個最好的手段。若沙文主義一侵入勞動者中間，就最能削弱工農的力量，最能使工農在資本主義的掠奪下，在地主的奴役下，在警察的暴力之下，變成任人宰割的犧牲品。

正是因此所以在最近幾年統治階級的一切集團一看見羣衆的怒潮逐日增長，就竭力從事在羣衆之中傳播沙文主義。整個國家政權機關——軍隊和警察、刊物和學校、無線電和戲院、國會各政黨和法西斯蒂股匪底一切宣傳工具、工廠管理部、僧侶——這一切都用來作爲有系統的沙文主義的宣傳。領導這種沙文主義的宣傳的，就是日本的法西斯主義。

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及其指導者，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抱着侵在野心最大的一派，這也就是軍閥。法西斯蒂軍閥的全部政策是略于加快反蘇戰爭以及把現有的軍警專政改變成爲更富于恐怖主義的專政。這二個任務——反蘇戰爭和加強國內的恐怖制度——底一致並行，就是日本法西斯主義底首要事情。

統治階級底一切集團都一致贊助沙文主義的宣傳，贊助備戰的政策，贊助對工農的鎮壓。法西斯主義不同于統治階級底其他各集團的地方，就是法西斯主義一方面用反對資本主義的謊言煽惑來掩飾自己，同時另一方面使得沙文主義、備戰政策和恐怖政策走到極端。

日本統治階級底內部各集團正在作劇烈的鬥爭。法西斯蒂軍閥、老官僚、新官僚、政友會、民政黨、國民同盟的頭目們都正在互相進行爭權奪利的火併。

這個鬥爭，往往釀成彼此暗殺的事件，保皇黨人刺殺保皇黨人，愛國主義者刺殺愛國主義者。

日本現存的制度是進行戰爭製造飢荒和蹂躪人權的制度